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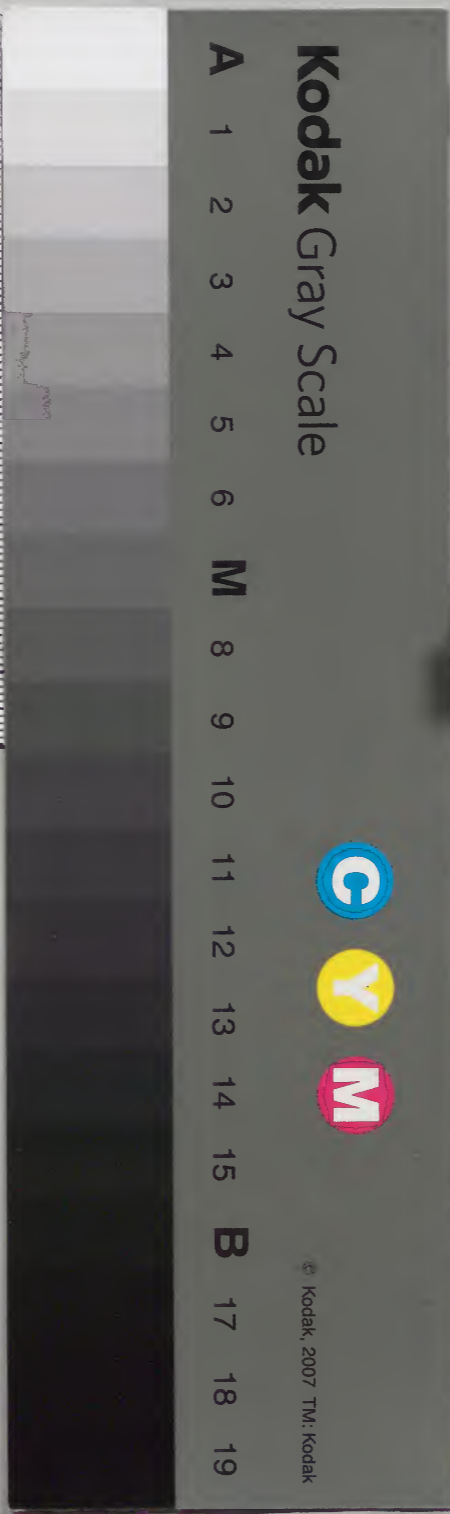
千而末眼

三五六

漢書門			
二	八	二	四
一	三	六	四
四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三	〇	七	函
二	冊	架	函
二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24
冊數	4 (3)
函號	307 257



千百年眼卷第三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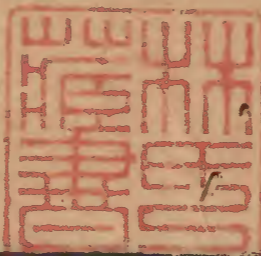
瀟湘張

燧和仲纂

長洲陳元素古白閱

○子夏易說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摩之相
觀而善之謂摩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
德于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縻縻牛纏也取繫戀之
義然不如縻厲之說為長以韻讀之又叶也



○儒者說春秋之失

儒者之說春秋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無惑乎其求之益詳、而傳會之益鑿也、其視之異乎春秋則曰此刑書也、無惑乎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已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已以爲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

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孔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卽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卽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爲邦而

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三禮之乖異

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吊子游禴裘而吊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群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

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迨其後也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至於今則以其傳遠而不敢辨矣惜哉

○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

魯郊禘之僭天下後世所共議也至以爲成王之

賜則厚誣矣。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由是觀之，則郊禘不出成王之賜也，明矣。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穀梁及國語皆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春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

若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臯鼬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士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空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

昭公以僭而不諱耶。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獸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僉無一言及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也。按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

王。王使史角止之。夫知之而有郊禘，是魯自僭也。然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為常。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記禮者以為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而疑似之說，遂至於今，不可以不辨。

○春秋葬不擇時

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取

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
不擇日可攷也左傳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
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
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攷也

○ ○ 莊周未能忘情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爲達此殆不然未能忘
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 夏君憲曰婦人好幹家做功名婦人之情也莊

周○一○生○曠○達○欲○效○曳○尾○之○龜○必○是○被○妻○子○逼○掇
不○過○到○此○方○得○脫○然○不○覺○手○舞○足○蹈○逍○遙○遊○之
作○或○者○其○鼓○盆○之○後○乎

○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
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
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
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

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
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
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卽也耆艾何得及子思
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
民之道蓋依倣之言不足多信

○孟子性善無定論

性相近一語千古論性之宗不可易也孟子道性
善然亦不能盡廢或人之說玩其言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曰乃曰可皆擬議推
敲之詞卽性相近之意及言聲色臭味則曰性也
有命焉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之愛
生於欲所欲在乳順之則喜拂之則啼與告子食
色性也何殊乎其曰性善或是言性之原耳朱元
晦無極太極之辨此爲鼻祖

○袁石公曰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
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

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孟子權衡失準

孟學孔者也守其家法可也乃一槩執孔子以裁亘古之聖人未免有權衡失準處矣蓋其別一時誠淫邪遁之言則精而窮千聖權實變化之用則泥

○曾孟稱孔子

耿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曾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為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為曾子自道之言此解無人會得

○夫子賢於堯舜

王龍溪曰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于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

于傳聞者其情踈而用意渺况門人受夫子之教
耳目所濡染精神所鎔鑄中心誠服同于罔極之
恩比之邈焉疎渺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
于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
好亦若有槩于其中者矣

○螬可療目

孟子所載陳仲子井中食李事嘗疑螬可以治耳
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
婢恨以灸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
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因閱本草亦云螬螬汁滴
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匍匐三咽不爲無謂

○孟子不行三年喪

許竹厓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則不
能無疑焉其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
嬴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魯

未幾而卽反於齊止嬴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葬魯之後更無餘隙乃至在途止嬴而可問耶余謂此說誠獨見也

○○孟子闢楊墨

楊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無父無君又甚之於禽獸幾於酷吏苛辭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眼而照萬世則楊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

縱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拔一毛世方後公事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蠹民其唯鄉愿乎彼其通宦機適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楊墨真而鄉愿僞試思泣岐悲染是何等心胃卽墨子守宋一端也爲今古奇績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卽目之爲忠臣孝子可矣

○孟子善言詩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學詩之法孟子兩語盡之矣蓋詩人之意寄興取喻含蓄不盡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憫流民則曰鴻鴈於飛哀鳴嗷嗷而淒涼之景如在目前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而誅求無藝之慘已不可勝言孟子論與民偕樂而獨言鼓樂田獵深識

此意如詩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釋之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未嘗費辭而理自明使宋儒爲之不知添許多詮釋矣又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有作者解云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語意明白訓詁家須作如是觀

○詩亡辯

金華王栢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

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為雅也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于樂工之

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

○孟子不盡信武城成

孟子於武城止取二三策又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見古聖賢讀典謨猶自有去取所以識見籠學千古今之學者其作轅下之駒何怪其日陋也

千百年則... 卷三... 雖然使是說不出孟氏則宋儒又以為異端之射的矣

○告子性學

告子一生留心性學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為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不知告子甚矣王
弼州曰荀子之言性惡蓋矣然亦自體驗得之如
告子亦體驗而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從孟荀之
論而發其疑韓子之三品復因三子之論而酌其
似非體驗得者也此論可為二子出氣

○孟子句讀

孟子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
撓云云前士則之後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魏襄王竹簡與孔壁同功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至始皇穿冢驪山珠璣

寶玉窮極人代唐太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孰與魏襄王之竹簡也襄王卽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簡數十車古器一二服玩珍怪無聞焉卽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尚有如若人誠未易者迺世率置之弗道惜哉

○孫叔敖碑考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公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

於潘國下濕堯塢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勝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

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孫武入郢之舉疑僞

孫武之譚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然武爲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丘明於吳事最詳練又喜誇好奇以武如此舉動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於譚兵耻以空言令天下爲說文之耳夫談者固未必有用用者固不必譚劉子玄非

真能史其論史卽馬班莫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
其論詩卽李杜莫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
未必如二子之鑿鑿也而責二子以馬班李杜則
悖矣

子胥種蠹皆人傑

楊子雲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
疆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蠹之過夫三諫而去
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官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

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
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
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
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
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
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疆諫以
死之不過一疆項之臣耳於國家成敗何益哉
○唐盧元甫有胥山銘序畧云伍公絕楚出疆在

平爲未宦臣在奢爲旣壯子坎墮仗節乞師于
吳五戰入郢先王有言撫則后虐則仇成湯用
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脩爲大仇騷人賦
爲大怨語意豁達足爲子胥吐氣

○ ○ 吳亡不係西施

昔人調聲色迷人以爲破國亡家無不由此夫齊
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
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

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
哉

○ ○ 西施不隨范蠡

自杜牧有西子下姑蘇一舫逐鴟夷之句世皆傳
范蠡載西施以逃及觀脩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
篇云吳亡後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
子胥之被讒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鴟夷浮之
江今沉西施於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號

俗文御覽亡佚
宋張氏引之
疑

千○百○年○明○
鴟○夷○子○杜○牧○遂○悞○以○胥○爲○蠹○耳○墨○子○曰○吳○起○之○裂○
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豈○非○明○證○哉○文○士○一○時○
趨○筆○遂○墮○後○人○於○疑○網○

○余按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
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
宮娃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靚
粧尋若耶鳥驚人松蘿魚畏沉荷花觀此則西
施後還會稽矣要之沉江之說爲信

○夏君憲曰作隨蠹去更好更有趣沉江何益也
吳官歷年之寵幸介然必成所事豈兒女柔腸
所可辦耶譖子胥爲主吠也何足誅

○大赦始於春秋

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
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
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赦爲偏枯之物長姦之門
然觀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

也。有大赦之法矣。

○蘇代爲燕昭間齊

燕昭卽位志復齊仇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爲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張和仲曰。代之所爲。不過傾詐反覆之術。與兵家之用間等耳。必

有樂毅然後能號召五國。連兵濟上。毅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豈代可擬哉。

○樂毅田單兩賢相尼

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緡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狗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卽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緡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計歟。至與莒卽

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
相敵勢固然耳燕頗拒王齧於長平司馬懿拒諸
葛亮於祁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
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
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爲乎其勢如燕
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
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
其實也

○古今用兵攻守之勢甚懸有善守則無善攻是
故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
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
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
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
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
之銳以圍金墉而殞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衆
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

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師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於宋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加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勅也義隆破膽延壽望風救已絕矣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

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又有騎劫之代也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

○樂毅去就無歎

毅以讒去燕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効戰國反覆爲趙而讎燕去就無歎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其所感者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田單用疑

田單之保卽墨也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商鞅善托其君

商君之初見孝公也說之以帝道不悅復說之以王道又不悅最後乃復進公以霸道若此者豈真望其君以帝王之道哉蓋先以迂闊久遠之事嘗焉使孝公之心厭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輒合商君所以內托其身而外托其君者審矣說者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第此難與拘儒道耳

○商鞅徙言令便者

商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者商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胷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

○虞卿復相趙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罔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

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身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太史公叙次偶倒耳

○仲連使秦不終帝

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術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仲連死秦人帝不旋踵而亡若天下共守其言

不背也。

○楊龜山誤貶藺相如

藺相如爭趙璧事氣蓋秦廷。而楊龜山弗是之。謂古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輸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以後事耶。

○救閼與非奢不可

閼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閼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趙議發兵救之。廉頗不肯輕用其名。闔成敗於鼠穴。趙奢出自細微。一戰而勝。然則頗遂不若奢與。不知頗秦所忌也。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畏而備堅矣。故奢之事頗雖勇不能行。頗之言奢雖勝不能奪也。尚論者其可以一勝之功。妄置褒彈乎。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戰國策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用傅舍吏子李

同之說得感死士三千却秦軍三十里所謂李同者非平原客也則其所失不獨一毛遂已

○范睢蔡澤侗儻

范睢以亡囚而驅四貴蔡澤以羈旅而攫相位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無所激故澤之宣言困睢者卽睢之謬言無王也三寸柔舌博金印如斗大吁可畏哉雖然范睢富貴已極及澤一說卽日解印綬如擲瓦礫澤爲相亦不過數月謝病免歸二子所謂侗儻之士其心能作能止真有過人者黃東發猶有捕蟬之誚豈真所謂耳食者與

○應侯用蔡澤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据其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爲蔡澤之用應侯不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自武安後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

千百年明 卷三
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蓋嘗彷徨而
左右顧求其人以托稅駕之地而不可得一蔡
澤爲之代應侯其免矣是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
以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于昭王
者非以蔡澤故耶

○秦先時自有張祿

史記謂睢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
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
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
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
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
往而不遇乎雖人求謀固不遇矣孟嘗曰敬聞命
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
范睢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睢之前久
矣睢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于諸侯秦特
令睢冒其名以誑鄰國耶

○ 出不常之愚

出不常事。譚者皆艷之。不知不常何奇之有。天厭秦德。假手賈人子巧。易其宗耳。不然不常自謂智矣。能反掌攘千乘之國。而不能奮身脫赤族之誅。能立斃二王於方壯之年。而不能制子政於垂髫之日。豈智於前而後乃愚耶。天奪其鑒矣。若夫呂覽一書。要不過竊他人之唾餘。矜自己之雋永。千金懸咸陽市。而無一人敢增損一字。豈真游夏不能贊一詞耶。儒家考流。取其首篇所紀。月令。廡之禮。經迄於今。不廢也。豈不常能愚後人哉。人自愚耳。

○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黃歇之爲奸。大類不常而行之。於爲相之後。尤不義。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楚之立國。僅千歲。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

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燕吳之所以亡

燕國於蠻貊之間，春秋之際，未嘗出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之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于一時，可矣。而為燕若吳者，亦何利此二子哉。

○客非負齊

松耶栢耶之歌，悼王建以客亡國也。然是時有即墨大夫亦客也。知齊亡在旦夕，見王而說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

故地即臨晉之間可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眾使收劫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而齊威可立豈特保國家而已哉建不聽而竟餓死共邑松栢之間為此謀者非客耶然則非客負於齊固王聽之不聽耳

千百年眼卷一終

千百年眼卷第四

瀟湘張燧和仲纂

秣陵胡宗仁彭舉閱

秦用客之功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則不然始與謀國開伯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

千百年賦
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方也

○戰國九流中辯士

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衍稟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爲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亦小矣

○○古文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小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脣之才也猶書曰迂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迂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紆表素之衣大史公立貨殖傳

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又論語爲命
禪謀草創之左氏遂謂禪謀謀于野則獲蓋因草
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
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
國語謂驪姬蝸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
云諸侯漁色於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
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讀書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
因仍至此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
同句施枷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
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
寬讀左氏春秋故讀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
裸浴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
句生得無笞罵卽足矣楊用脩讀史記高祖與父

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以類推之如
莊子涇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
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
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
用脩允寧皆一曰天二曰地爲句季布傳身屢典
軍舉旗者數矣允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
匈奴傳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
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
華道者明矣而用脩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魏豹
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
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
証而用脩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儔成帝數爲微行
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
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脩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
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悉數

○古書之僞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
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
耶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
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
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
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
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
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
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畧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
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
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
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
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
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
鮮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
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

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詞似指漢武朱鳳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侷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廝豨黥韓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秦之所以帝

尚論秦之帝者皆曰商君開塞耕戰范雎遠交近攻此說似矣而非其要也及讀東坡策斷爲之躍然策斷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

千百年見 六卷四
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
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
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
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
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
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
秦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
擇而審處之諸侯相傾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
秦不亦宜乎

○秦法棄灰有故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
害於事而苛酷如此蓋嘗疑之偶閱馬經馬性畏
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
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一日
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
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

別群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古
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
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嘗惡書。觀其讀李斯逐
客書則亟毀初禁開關以納之。讀韓非說難則撫
髀願識其人。其勤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其後焚
書之令以淳于越議封建坑儒之令。因盧生輩竊

議時事而下。要皆有所激而然也。按是時陸賈酈
食其輩皆秦儒生。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
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亦三千餘人。然則秦時曷
嘗不用儒生與經學耶。後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
百餘人。齊魯之風固未嘗替。蕭何入咸陽收秦律
令圖書。然則秦又曷常廢儒生與書籍耶。後世不
明經者皆歸之秦火。夫易固爲未燼之全書矣。又
何曾有明全易之人哉。昔人謂秦人焚書而書存

千百年取 卷四
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
笙詩本無其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
因秦火自漢也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
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史紀秦焚書之令云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
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六籍雖厄於煨燼
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
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

未嘗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
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
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秦火後遺書

萬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
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
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
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

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欵之便及纂脩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澗卅鉛總錄雙槐歲杪亦嘗言及之矣陳眉公山居課兒有詩云兒曹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夏君憲曰如此表章不枉却葉公手疏也然秦灰之後代有異書其毀滅散逸于腐人之手者多矣有稍知收藏輒羣聚而笑之尚望其搜求于海外耶則謂葉公此疏爲空言可也

○○坑儒考

秦既焚書諸儒多謗怨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于鉤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眎之先爲伏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填之以土於乎

二百五十一
據秦之機燭儒書與其人滅絕久矣今二千年間
何如哉

○○秦世文章

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斯言焚詩書尊法吏乃其
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乎文也如李斯所撰
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豈第二章法琅瑯臺
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不
意虐焰之後文章猶復遵古如此毋乃陽棄而陰
用之耶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
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
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秦統內經
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九鼎不爲秦用

威烈王時九鼎震震者淪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

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大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
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始皇又何
必使人沒水而求之也秦所禱金人有何靈爽猶
潛然淚下於將徙况神禹之鼎乎神劍躍入平津
湛盧飛去楚國鼎不爲秦用明矣故秦史旣書昭
襄之世九鼎入秦矣而太史公秦紀又書始皇二
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也書法前後
抵牾政使作後來者疑團耳

○長城不自始皇

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趙簡子時已起長城備胡
矣秦昭王時築長城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
山下蓋藉此以限隔華夷隄防中外似不爲過然
內政不脩而區區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
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脩
補之功。始皇此舉要不爲無功於後人。但始皇本
謀固欲其子孫傳之無窮。豈知身首其疲民亡國

千百年史 卷四
者徒爲千萬世作役耶。又郡縣之制亦不自秦按
左傳楚滅陳爲縣名始此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或謂始皇既沒高斯之亂不作得扶蘇而君之猶
可以濟不知中原赤子父子祖孫就嬴氏鋒刃者
幾二百年卽有聖子聖孫噓呵保護無及也

○秦亡不由兵弛

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爲秦之所以亡然秦之亡
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
僻在裔夷豈能爲織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
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糜
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
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屯使過秦中者
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
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
多怨竊言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

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卽十餘年前王
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
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
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
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
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
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章邯未可輕

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
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
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於王莽，
道覆之於盧循，皆一律也。

○天亡秦

秦滅六國，趙獨可慘。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
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卽於此時生一男子曰
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

子○曰○邯○鄲○姬○陰○以○出○易○羸○而○莫○之○覺○全○盛○一○統○之○業○忽○然○瓦○解○此○兩○人○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後○蕩○無○孑○遺○卽○於○此○時○生○二○男○子○於○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煙○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之○憤○氣○所○化○也○孰○謂○天○道○曠○曠○耶○

○陳涉秦民之湯武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至其不幸而敗史氏猶再三致意稱其所致王侯將相竟足以亾秦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

呼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傑所得奪也居巢叟旣知沛公有天子氣又曰亟擊勿失智出兩女子下矣又外黃舍人兒年十三尚能說羽赦外黃當坑者居巢叟年已七十顧不能諫羽使戮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智愚之相去何遠哉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昔秦復

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逋士也於是不愛重寶
致天下之豪傑而殲其黨始皇之爲計亦密矣而
不知亂秦者則刑餘之弄臣而卒亾之者皆其不
虞之厮隸戍卒也高帝定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
動而難蓄三人死宜果無事而祿產之孱弱幾盡
天下由是觀之患不在於縱敵而多殺無益於弭
寇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即使得
志而咽啞叱咋之雄其堪爲混一六合之主而無
後患乎吾恐項氏之惡不在沛公也

○相不足憑

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不必皆仁勾踐長頸烏喙
禹亦長頸烏喙而長頸烏喙不必皆不仁也彼皮
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
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

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疆，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習兵勢，凌籍郡縣，徂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畧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也。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高祖爲義帝發喪

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其事無乃相類？不知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己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

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夏君憲曰：爲義帝發喪，無大緊要，只作口頭話柄耳。漢之興，原不係此羽之立帝，則是淺夫之智，甚無謂。到後面勢不得不殺矣，却便惹起許多唇舌，然羽不弑帝，亦何救于烏江之敗也。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又以爲識先後着，不知布旣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當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況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高祖酌貴遺轅生

漢高祖大封功臣，所遺不獨紀信也。余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轅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畧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酌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

機作頌，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

○侯公碑考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遠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宋葉石林有漢金鄉侯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

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安國君。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與玄孫霸爲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隨，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如婁敬封奉春君之類是也。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爲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仕爲太子舍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知藏碑不爲無補也。

○蕭何器識

李斯以焚書亡秦，蕭何以收圖籍興漢，勝者之所用，敗者之局也。草莽角逐之時，見秦府庫宮室之盛，卽沛公不能不垂涎，何一刀筆吏固已習國家體要如此，其器度有越人者。高祖論功以何爲第一，真第一也。但發縱指示四字於何不切當歸子。

房

○ ○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高帝之都關中意猶豫未決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蓋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疎耳正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 ○ 漂母風旨與地上老人同

漂母異人也其謂淮陰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哉蓋微言以悟侯耳知侯之不足以立功又逆料

其不能居功風旨大畧與地上老人同特後世無有窺見其妙者

○ 韓信威名

漢高帝極厚信亦極忌信使信將則以張耳監之信下魏破代則收其精軍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之威名使人畏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韓信有後

廣南有蕭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己，不得已，為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趙佗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于佗。曰：「此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賜

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壩間。有鄼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詔，勒之鼎。罷夫，昂氏當惠帝末，已無血胤。而淮陰後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不識也。惜其客名姓不傳。比於程嬰，則有幸不幸耳。此說出張玄羽支離漫語。

○漢告反之侈封

漢告反之典，封列侯為過盛。韓信、彭越皆呂后使人告之也。而彭越舍人傳不載姓名，其人亦不封。

告信者樂說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賈之
而始棄市國絕告英布者賁赫封期思侯享國二
十九年無後按告彭越舍人當是帝後知是呂后
使故不封而慎陽過享乃爾天道似未有知也

○張良未嘗為韓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
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為
為韓者迂甚也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
穀謝世矣非然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
為韓乎哉

○余考荀子韓之張去疾篡臣也去疾為張子房
祖去疾亂韓而子房能克蓋前愆為韓復仇則
謂之始終為韓亦無不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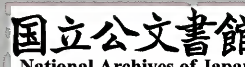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
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其母曰昭靈夫人然婦

為后而母為夫人豈當時禮制尚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也。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交之子肥諸人為王。三月復趨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即群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卻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也。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為天子也。七年而太公尚為庶人也。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高祖賜姓之陋

漢高祖嘗賜彙故以劉氏。後世帝者徒慕英主所為。意其駕馭豪傑。或出於此。於是跋扈之臣與夷會賊渠例皆賜以國姓。謂之固結其心。而嗣君乃



千百年則... 卷四
屈帝尊以下同於三者之賤取笑貶辱無以示天下威重此當時公卿大臣不學之過也

○虞美人戚姬

宋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歔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者而不能免况其下者乎

○夏君憲曰如此情景正是大智大勇做的道學先生又着幾般嘴臉謾過去矣不然則所謂最下不及情也

○漢初封計戶口

漢高祖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

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
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
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戶○而○不○計○地○故○
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

○高祖竟王劉濞

劉○濞○之○王○吳○高○祖○知○其○必○反○而○復○遣○之○此○高○祖○德○
性○規○摹○所○以○大○於○唐○大○宗○漢○光○武○二○君○以○識○緯○多○
殺○不○辜○為○累○大○矣○

○呂后邪謀在暮年

高○帝○欲○易○太○子○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為○變○故○
欲○立○趙○王○此○殊○不○然○自○高○帝○之○時○言○之○計○呂○后○之○
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
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
耳○高○帝○安○得○逆○知○之○

○夏○君○憲○曰○悍○婦○只○圖○快○意○管○甚○親○兒○女○唐○武○璽○
可○見○也○知○婦○莫○若○夫○高○帝○如○何○不○逆○料○來○

○平勃未可議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今人既亮二子之心則不得復議平勃之迹。雖然此可與知者道。

○四皓賜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畧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

○左右袒所以令衆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不知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

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漢文賜吳王几杖

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知文帝時權網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淮南厲王未嘗反

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則有之以爲謀反則未也以文帝時天下治平有若金甌卽病狂喪心者亦何敢以蕞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十人輦車四十乘反當何所爲也使閩越匈奴以市明珠良馬或有之夫越數千里之外徼荒服之夷虜而爲期會欲與其人相應合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暴而尺布斗粟之謠所由起不然文帝亦何至終愧悔耶。

○○文帝奢儉之異

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戈綈集上書囊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

千百年眼卷四終

千百年眼卷第五

瀟湘張 燧和仲纂

福唐商家梅孟和閱

○○文帝用賈生

孝文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五十城三國之中齊為尤大悼惠王復子多而材呂氏之亂哀王襄欲舉兵西向則關中為之震恐且有自帝之謀其弟朱虛東牟且將為內應幸諸呂已

千百年眼卷五

千○年○則○卷○五
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帝即位之後諸侯
之勢踈而逼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齊爲盛文帝豈
不慮及此故雖盡復呂后所奪齊地而卽割其二
郡以王城陽濟北逮濟北以構逆誅文王絕世則
盡以齊地分王悼惠之六子卽賈誼所謂各受其
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及孝景
時吳楚爲逆悼惠王之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
謀然俱以國小兵弱故齊與濟北雖豫密謀而終
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
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旣無鉅援宐其速敗使齊
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城之甲兵與吳
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孰謂誼言不見用而
文帝爲無謀哉

○按賈誼傳長沙絳灌之屬害之也史謂其以謫
去宐耳其爲梁懷王太傅也帝自以爲不及故
也王文帝愛子故以屬誼王墮馬死誼自傷爲

傳無狀，不忍負帝委托之重，故哭泣而死。後之覽者，徒執諛謫長沙一節為諛，嘆息謂帝終不用生，悞矣。

○過秦論出丹書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可見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賈生厚德

漢文欲任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絳侯反繫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諷之，兩帝亦悟。洛陽少年可謂有先民之遺風矣。

○宣室不宜名齋殿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果爾，則宣室乃繫所也。

漢不宜以名齋殿

○趙蓋韓楊之寃不由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寃可乎不知漢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如者平也以趙蓋韓楊之死歸罪張于者亦浪說耳

○李廣無長者風

李將軍廣閑居霸陵每日遊獵飲酒必夜乃歸霸亭吏呵之從者曰故李將軍吏曰今李將軍亦不得夜行況故乎廣竟止宿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右北平廣請霸亭吏隨次日殺之嗚呼廣之不侯微獨殺羌降者而霸亭一事殊無長者之風此後之所以多不振也

○夏君憲曰快仇報怨武弁常態也且霸亭吏亦

自○可○殺○炎○涼○小○人○何○足○以○累○長○者○

○文帝不能用李廣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
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久安
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爾末年匈奴入上郡
雲中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
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
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為勤

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真○將○軍○而○霸
上○棘○門○兒○戲○爾○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為○之○其○不
賢○於○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亦○不○聞○立
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漢初時雖約法三章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
唐元年既除之矣其後孝文與平勃熟計盡除收
帑相坐律令非甚盛德哉乃新垣平謀為逆復行

三族之誅故班史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蓋指此也自是族誅之法景武每輕用之袁盎陷晁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晁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議族解則皆文帝族新垣平啓之也史謂孝文時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爲盛德之累乎

○○短喪不自文帝

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爲深譏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夫子荅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

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
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爲秉禮之國夫子稱其
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
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
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
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
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
孝文遺詔歛畢便葬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纖
釋其久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惻與異時
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
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
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
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卽吉之漸滕文公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
能於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
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

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卽位文帝
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蓋景帝之
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
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

○七國緩削則不反

漢景初年七國後強晁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漚以
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漚之木拱則首
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
之緩暇欲急其攻而躑躅爲之身殞國危取笑天
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袁盎幸免

漢殺錯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盎欲快私讎
不顧國體小人情態迄今有餘恨也後說不售當
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而○竟○死○于○刺○客○孰○謂○天○道
無知哉

○亞夫之死以忌

史稱漢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爭之帝默然而阻匈奴降者五人帝亦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悉封降者五人爲侯卒以此致禍不知帝殺亞夫意不在是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主之威拔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鞅鞅非少主臣帝本心於茲露矣漢興以來獨勃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勃幾死而不死亞夫竟死之走狗良弓之喻所從來矣

○竇太后專制

漢母后豫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制度則發其姦利寢之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爲相又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棄市愛梁孝王則誦言請立爲嗣不顧太宗之重韓嫣帝

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救，可謂司晨預事矣。

武帝紀元

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政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為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必復建子建丑以爲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就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漢之封建，其子之甚艱，而奪之每亟。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至不旋踵而褫爵奪地。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是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

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諸侯，則采賈誼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說，於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也一百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也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澤之失侯也，諉曰予奪自我，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罰以奪之，吁亦太刻矣。

○○太常卿用侯

漢自武帝以後，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鄼侯蕭壽成坐犧牲瘦羸，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大畧自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以小故奪國，此亦鋤擊之術也。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自古邊防莫強於漢乃和親一事至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毋報子從其汙俗而漢之君臣皆莫之耻此其辱與趙宋之歲幣寧有差別乎顧漢武能雪平城之耻其後雖以東平柔懦猶能令呼韓起額宋真不能極澶淵之討遂至徽欽北狩其後竟折而入於夷則其得失大較觀矣腐儒小生猶以窮黷爲漢武罪此李卓老所謂滅却一隻眼睛也其可其可

○申公不知止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旣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司馬安拙宦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庶耻廣爲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卜式不習文章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爭匿財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田千秋之賢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後對羣臣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實千秋

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
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雖
然戾太子冤狀發之者壺關三老也武帝酬賞不
及而千秋乃繼踵取卿相亦所遇之幸耳

○漢武憐才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
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令人至歎曰
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

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
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
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
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
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乎忌矣後世覓一
解忌人了不可得

○司馬相如美人賦

居常讀司馬相如美人賦至弱骨豐肌時來親臣

臣乃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則奮袂呼長卿，長卿據爾所言，魯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後邪？可發一笑。

○夏君憲曰：想當時美人不逮卓氏遠矣。卓非獨以色幸也。李卓老論之詳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漢儒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蓋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于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

千百年則 卷五
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僣而漢儒乃孜孜言之
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
有憂之乃爲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故
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瀆
亂也是以書稱堯爲文思舜爲文明禹爲文命夫
子於堯亦曰煥乎其爲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
爲文物大中之道始見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
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僞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
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爲有間周之文
比夏商爲尤盛上古押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
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甲宮土墻之制至周
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
非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
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
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又可離於文乎
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

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頤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爲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爲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僭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旅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旣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爲救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爲先也柰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衰爲文之弊耶

○大史公權衡

史記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大史公之權衡審矣田單傳叙王蠋事至以齊存亡係一布衣

執謂太史之退節義乎。又如列孔子於世家，列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瞠語也。

○○史遷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不知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容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焚焚焉尊禮於世，正以見砒砒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太史公知己

趙汭曰：史遷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按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戕民之禍，于是爲極。遷備著始終相

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
嗚呼旨哉汙可謂太史公知己矣

○史記多爲後人淆亂

大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
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爲靡麗之
賦勸百風一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
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史記
一書爲後人所淆亂多矣

○余又考後漢楊終傳云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
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非遷本書可知
也何怪其淆亂雜出也

○史遷不辨作賦

史遷載子虛上林以其文辭宏麗爲世所珍而也
非真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
達用世之才耳所爲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
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千秋軼才竟絀于雕蟲小

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強耶。

○武帝遺命

自古帝王遺命多矣。要未有如漢武之奇者。托國于素無名譽之人。期功效於數十年之後。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武帝更有一奇。不冠不見黜。雖以丞相大將軍之貴。不敢望也。故使長孺不死。負斧之圖。不在于孟也。

○武帝神智

漢武帝冊封諸子。其策書皆帝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怨。毋作。裴德。燕王果以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殺霍光。廢帝而自立。事發。上官氏俱族。燕王自殺。國除。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邇宵人。廣陵亦以近小人。亡國如此。神智真不媿祖武矣。

○蘇武娶胡婦有見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訾議。私竊疑之。新安文。

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
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內人
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
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
戀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勣之見耶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
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意其中從
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
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
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
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交道之弊

今之論交者皆曰王真蕭朱若以此爲第一義夫
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而乃以爲至交

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

○西漢文章之陋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於是古學益遠又文章好用事自鄒陽始而大史公云比物連類有足多者豈意其遂爲方便法門耶至於今日則末流之濫觴矣

○漢用吏胥之效

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無所表見至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於吏胥中如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爲將而內可爲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耶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

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而後世顧以爲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爲耻而不肯爲也

○○趙充國屯田是計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零罕开爲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圭部國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开等羗亦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羗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

千○百○年○日○
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
以○遺○荒○耶○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
首○可○笑○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陳湯之功千古無兩而議者以矯制罪之不知所
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
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
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

可○常○微○幸○而○立○功○者○如○此○誠○使○裂○地○而○封○湯○且○著○
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
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更○數○十○年○未○有○繼○也○如○
此○則○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
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計○之○善○者○也○惟○其○爲○說○
不○明○故○阻○功○之○徒○乘○間○而○竊○議○其○後○英○雄○志○士○所○
以○息○機○於○世○變○之○會○也○

○二疏之去以許伯

蕭望之爲元帝傳與石顯爲仇卒爲石顯所陷疏
廣亦爲无帝傳與許伯爲惡而許伯莫能肆其毒
蕭疏事體一同而安危異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
帝仁柔不斷疏傳蓋熟察其爲人故一旦引知足
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爲高而
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何蓋旁引物情
曲指事類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然人君將忽焉
而不之懼聖人於此自有深意也自劉向釋洪範
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
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况
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
瑞此理又如何邪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
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
繩人甚於三尺矣

○○歆向廢圖譜之學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二者不可偏廢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如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如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故學者爲學、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考理於書、則人亦易爲學、學亦易爲功。後之學者、離圖卽書、尚辭務說、故雖平日胸中有千章萬卷、及寘之周行、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所向。秦人雖棄儒學、未嘗棄圖書。誠以爲圖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故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張。由是蕭何定律令、而刑罰清；韓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夫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一時武夫役徒、知詩書爲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

師宿儒博通古今者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况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書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議一典禮有如聚訟翫歲愒日紛紛紜紜縱有所獲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償勞矣。此其失實自歆向啓之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羣書分爲七畧只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遞相因襲故天祿蘭臺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後兵書一類分爲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載在七畧獨異于他宋齊之間羣書失次王儉於是作七志以爲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之圖譜志不意末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不失任宏之畧劉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

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錄，錄散圖而歸部，錄襍譜而歸記注。蓋積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亾。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贏，散則易乏。按任宏之圖與書幾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一。孝緒之錄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內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所繫，自此以來，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日多，茲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

○○圖譜之益

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問以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

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
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
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
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
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逮
鄭浹滌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
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而知圖譜之學其裨
益宏矣今之學者此類都成廢閣何怪其博洽不
逮古人也歆向之罪可勝討乎

千百年眼卷第五終

千百年眼卷第六

安成劉俊德司中閱
瀟湘張燧和仲纂

○漢儒解經之陋
易本十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
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
能習儀禮何哉義理之說太勝焉耳春秋戰國之
時去古未遠先王禮制不盡淪喪故巫史卜祝小

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
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
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
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
相授受所謂義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
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
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
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
日而不肄習則亾之矣數既亾則義孤行於是疑
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曷足怪哉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孔
子作十翼以贊易而王弼乃以十翼雜於經文不
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
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
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

分○散○如○王○弼○本○義○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
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彖○象○別○異○
于○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
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尚書古文今文辨

國子學正梅鶯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
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
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

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温
恭允塞等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
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
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
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
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
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

千百年則... 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
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
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
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
絲竹八音是何人作尤謬妄不經之甚也按此說
甚精吳文正公有敘錄揭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
禹之治水後歸熙甫訪其意釐爲今文近時焦弱
侯又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亦具論此且云分古文
今文而爲之集註乃知人心有同然也

○毛鄭說詩之妄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
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
主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
也後之詩而毛鄭之說謂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
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

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則夫執競者當是昭王
已後之詩而毛鄭謂是武王時作各出其意以增
就其說而意又不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
爲成安祖考之道若此者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
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
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
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
而不敢辨者以時世既遠茫昧而難明也

○衛宏序詩之謬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
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
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
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聲歌之妙至晉而亾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

千○百○年○地○
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亾殆盡魏
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
而已太和之末又亾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亾自
鹿鳴亾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
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
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楊雄始末辨

楊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

曰莽大夫楊雄歿蓋舉市國之褚淵歷姓之馮道
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
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
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
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竒
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
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
知矣按雄郿縣人郿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

桓譚新語曰雄作井泉賦一首夢賜出收而內之
明日遂卒而祠井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
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然考之
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
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
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
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
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爲實錄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
范蠡收責旬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
遂巡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
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
閒暇廣求其真望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
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
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
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
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
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
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兩者繫論本末乃見後世
爲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之情而欲懸
斷其曲直也失之遠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光武中興令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疆頗爲後世
口實國朝方正學題嚴陵圖有云糟糠之妻尚如
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
釣煙水宛轉二十八字可謂發千古之隱矣

○客星爲災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
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蓄凶後漢天文

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亾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此論奇特民懌非徒狂者

○伏波未是烈士

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歿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爲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漢書真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巴西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

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惟
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蒯尹江湖雲起龍驤
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
傑今實爲彭英化爲王侯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
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
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
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
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
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
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班椽史妙

班椽元帝贊稱其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
刊節度窮極幻眇成帝贊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
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
短不言而自見竅得史臣之體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
邕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
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覆蓋之以石又張崇
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
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漢書缺典

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
此二書故孟堅因陋就簡

○○程伊川論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
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
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
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
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覈張輔以文字多寡
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明帝前已有佛典

千百年明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也
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
仙者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
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
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
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
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戎傳
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
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
未有佛典傳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
行如今日耳

○漢選法之善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
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
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無遷
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

千○百○年○即○二○八○年○
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爲○
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
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
鮑○宣○爲○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爲○議○曹○
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
蕃○爲○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屬○
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於○家○而○聞○譽○達○
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
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於○法○也○後○世○
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
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
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漢鄉亭之重

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
鄉里助成風俗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
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故戾太子得罪而壺

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
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宦
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爲亭長嗇夫之
時隋唐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
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閭里之間奉
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
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
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
至此矣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
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
本意也故或倚法以爲奸或匿賦以規免而漢之
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遂不可望於後世吁可
嘆矣

○陳蕃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召
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

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楊升菴曰：蕃亦癡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夏君憲曰：賓客之可接者亦罕矣。閉閣懸榻而後真士至焉。韓退之上邢尚書書可觀也。朱伯厚何人哉！旣收葬其尸矣，又能匿其子逸。慷慨

赴義九折不回。然則賓客又烏用多耶？先生此論亦苛于索癡矣。

○李膺已甚

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橫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詞畢，卽殺之。嗚呼！人臣挾簡亢之風，致令天子侍之弟，逃命柱中，可謂威望已極而必欲殺之膺。

於是有疾道矣。文帝時申屠嘉爲相，亢直何減。臧鄧通以小臣戲殿上，亦只令之免冠徒跣，叩頭流血而已。未嘗必殺之，乃爲快也。使臧處此，當復求進於是矣。噫！天下之事，所貴君子通時達變，毋徒苛求也。甚釀成禍端，亦不得不分其責矣。

○景毅耻不與黨錮

景毅蜀郡人，爲漢侍御史。子願爲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然則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清談始於漢末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爲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着鞭者也。

○蔡中郎秘論衡

中郎以論衡為談助。蓋目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特為一洒之。

○蔡邕有後

自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

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

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孔文舉關係

坡公極口誦服孔文舉而或者非之且議其疎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既歿董昭掀然而談矣此豈全無所關係者耶李卓吾曰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歿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于老歿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飭智矯廉以取之潛移默運而不覺其視此何如也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矣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

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旣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讖緯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歿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歿卽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

千五百
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曹操諷漢復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况鬼蜮如操耶。

○孫權之劣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藉父兄之業，匹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昭烈先聲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

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
惴焉。胡先聲之震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
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
亦炎德之將終與。

○借荆州所以保吳

魯子敬許以荆州借劉先主。後世議之。此論非是。
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彼知先主得荆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
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
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荆蜀形勢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
無論劉表蕭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蒞之伯靈之
貪。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
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
自昭烈卒。出祁山者六。曷謂欲長守蜀也。

取劉璋不係孔明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昭烈遺命之非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

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興矣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

千...
孔明置詞矣

○ ○ 梁父吟譏晏子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蓋譏晏氏夫三子恃功暴恣漸固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皆折衝之器既不能以是為齊景謀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張公室徒以權譎斃之至於崔杼弑君陳恒擅國則隱忍徘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甘與梁丘據輩等列亂朝區區補苴罅漏何救齊亡而後世猶以為賢至有管晏之目此梁父吟所為作也自擬隆中寧取樂毅而不及晏厥有旨哉

○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孔明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此自有深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讎也蓋隱隱有興復漢室之圖于比擬間微示其意乃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於古人心事毫未窺其所主何

哉

○子房孔明學術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
孔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圖天下者非漢高
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卽歸高祖
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
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始終而不始
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
已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
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
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
於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
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
則以申韓爲之也惟其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
俗以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於蕩爲申韓而
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孔明事業文章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留侯梁公范文正俱為殊絕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為第一文章。信篤論平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已。大哉言也。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已。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

先帝之靈下。若無與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司馬懿非孔明敵

司馬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雖孫權亦憚之。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追。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

術也。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惜乎軍前之星遽隕，使後世豎儒得肆饒舌也。

○○楊顥不知孔明

孔明爲相，身校簿書，主簿楊顥切諫，以爲徒勞。後之覽者，無不爲孔明惜也。張和仲曰：楊主簿深達相臣之體，而未亮孔明之心。夫死生有命，況孔明之死生，何等關係，而謂食少事煩，竟致夭沒，也不意死仲達猶能詒後生明眼人。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武鄉亟稱姜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琬、禰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于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禰之庸，皓之佞，非維蜀久亡矣。

八陣圖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王武子曾爲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滉漾大樹十圍枯槿百丈破礮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

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迄今不動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纍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漢祚之長

漢之亡也貶獻帝爲公后爲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西晉亡而漢

祀始絕前後計之漢蓋已有五百餘年深仁厚澤
之報固不爽也老瞞篡漢以貽子孫相傳五帝共
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廢惟不敵僅存
耳然則老瞞不亦枉苦心耶

○高貴鄉公文學
史稱高貴才慧夙成好問尚詞卽其幸學與諸博
士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
兩後主最雋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于經術莫

如高貴人主之學與蕭布異不能不爲之浩歎

○李密陳情表訛字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
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
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
有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
類乎

○阮籍巧附司馬昭

阮籍既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厨酒美復
求爲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以能
遺落世事爲美談不知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
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僞
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
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爲保護康徒以鍾會
片言遂不免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
論比禮法士爲群蠹之處視中若籍附昭乃視中
之蠹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母丘儉等一得志
籍尚有噍類哉

○晉室久亂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
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
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自古帝王多以廢立致亂而晉武獨以不廢立致

亂舉神器之重以畀僭童自以由太子而及適是由歷及書之意也而寧知適不克終而死耶天之禍敗人國固有出於意外者是所謂報施之巧也。不然狼顧之懿方且賈德色於九原而古公亶父何不作法於涼也。

○晉史矛盾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宮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

引稽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惠帝廢儲

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

手、惠帝昏庸既莫之辨、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冤、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漢書卷九十九）

言、如、此、實、必、錄、一、列、此、矣、

夫、一、惠、帝、出、獄、去、幾、乎、何、其、全、息、乎、聞、此、史、之、

始、終、亦、不、曰、辨、中、血、於、此、也、由、此、言、之、其、用、亦、

不、可、盡、據、也、

支

